

夏商

东岸纪事

上卷

夏商小说系列

●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夏商小说系列

夏商

东岸纪事

上卷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岸纪事 / 夏商著. -- 上海 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

(夏商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675-7493-9

I. ①东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57496 号

东岸纪事

著 者 夏 商
策划编辑 王 焰
责任编辑 朱妙津
责任校对 王丽平
装帧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+夏周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 32 开
印 张 22.5
插 页 4
字 数 436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7493-9/I·1861
定 价 88.00 元(上、下卷)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我以为写的是浦东的清明上河图，
其实是一摞人生的流水账。

序

出版文集至少有三个作用，一个是归纳较为满意的作品，一个是带有定稿本性质，再一个就是作家的虚荣心。

在严肃文学式微的时代，写作作为一种多余的才华，连同被虚掷的光阴，是无中生有的幻象。有时候，我甚至不认为写小说是一种才华，至多是无用的才华。虚荣心是支撑作家信念最重要的一根拐杖，而这种虚荣心，其实也是自我蒙蔽，写作只是著书者的自欺欺人，它是件私密事，和所有人无关，小说首先是小说家的，其次才是读者的，小说里的故事和现实中的故事最终皆会烟消云散，小说家虚荣的逻辑在于，假装写作是有意义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初学写作，转眼三十年，用坊间谐谑的话讲，小鲜肉变成了油腻男。过完半生太快了，再过三十年，说不定就过完了一生。写作这件事，是我延续最久的行为，即便有创作停滞的阶段，对文学还是初恋般凝望，怕与之隔膜太久，断了音讯。

即便如此，写出满意的小说更多时候是一厢情愿，无论满不满意，文字终究慢慢攒起，发表、出版、修订乃至推倒重写，宛如跟自己的长跑，一直掉队，一直掉队，最后败给自己。

小说出版后的命运和作者基本无关，仿佛风筝飘远，作者手

里没有线轳——书籍永远在寻找读者，而作家只有一张书桌。

2009年，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文集“夏商自选集”，四卷本，作为不惑之年的礼物。

这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的是第二套文集，在此之前，在该社先后出版过讲谈集《回到废话现场》和修订版《东岸纪事》，彼此建立了信任和友谊，尤其是王焰社长对拙著《东岸纪事》不遗余力的推荐，让这部小说获得了更多知音，始终铭记在心。

之所以用“夏商小说系列”，依然没有用“夏商文集”，理由很简单，希望在更老一些，完全写不动时再冠以这个更具仪式感的名称。

“夏商小说系列”包含长篇小说四种五卷，中篇小说集及短篇小说集各两卷，共八种九卷。比2009年版容量大一些，年纪也增了近十岁，大致是送给知天命之年的礼物了。

借此机会，对作品进行了全面修订，写作之余也喜涂鸦，用毛笔字题签了封面书名。装帧是请留学海外读设计的夏周做的，是我喜欢的极简风格。

再次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感谢这套书的策划编辑王焰社长，感谢责任编辑朱妙津女士。编辑隐身于幕后，作者闪耀于前台，美德总是低调的，而虚荣心总是趾高气昂。

夏商

2018年1月18日于苏州河畔寓中

目录

上卷

第一章

001

第二章

183

第三章

285

下卷

第四章

369

第五章

505

第六章

583

第一章

倚着六里桥破败的栏杆，看潮汐吞吐着阴霾暮色。火烧云挂上远处的桎杈，像一些浆过的棉絮。稍近一些，一只叼着月牙的白头翁绕梁而飞，扰乱了鸽群的秩序。挥散的线条从屋顶的烟囱内飘出，是蝙蝠们遁出原形的序幕。

岸上拥满了人，黄昏充满腥气，这是晚饭前流言对市井的额外馈赠——白莲泾上又漂来了死尸——由南而北，从中汾泾顺流而下，被水草和垃圾烘托着，浸泡产生的鼓胀使之看上去恍如水长生果草。

一艘闻讯赶来的小艇靠近它，两个穿橡皮工装的男人把尸体打捞上甲板。从这里眺望，河水撕破了她的衣裳，两颗饱满得如同哺乳期的乳房表明是一具女尸。小艇掉头，发动机突突突响起，翻起的河水把一道谜题带走。

大伙三三两两离开，折回自家餐桌。虽谈不上司空见惯，可在危险的夏天，浮尸仍不时会从惊讶的呼喊声中冒出河面。它们大多是从黄浦江漂到这一条支流的。弯曲的白莲泾上有不少桥梁，六里桥是其中著名一跨。桥连接着乡镇和农村，桥堍两侧蔓延着民居，沿街掺杂着破墙而开的面摊和酱油店。赤膊的男人叼着飞马牌香烟在街灯下“杀关”，穿

着睡裤的主妇们拢在一起散布小道消息。小孩们被分配到一个好差事：挥舞打过肥皂泡的面盆粘蚊子。

拐过一条弄堂，窗棂投射下的格子光影里，趴着两三个少年，抓了一把盐，看一条鼻涕虫扭动，慢慢溶成一摊黄脓。

纳凉时分，联防队员小飞带着警察李浩来到老街，看他们的路径，就知道是柳道海家。崴崴看见警察站在跟前，问道：“有事寻我？”小飞道：“是啊。”

崴崴屁都不吱一声就跟着走了。

街坊在背后指指戳戳，将警察的出现和黄昏的浮尸案联系在一起。崴崴成了杀人犯的消息很快传开了。不过让大家扫兴的是，两个钟头不到，崴崴回来了，还带回一个和自己酷肖的年轻人。那人一看就来自穷乡僻壤，浑身冒着土气，途经之处留下难闻的汗味和霉味，不知多久没洗澡，都馊了。

除了瞎子，谁都能看出两人的血缘关系，长得太像了。虽然那人比崴崴皮肤粗黑，显老，但那是水土造成的，撇开这个，就是双胞胎，至少是亲兄弟。

大家很好奇，但崴崴把门一关，想凑上来套话的邻居只好知趣而返。

平日里唾沫横飞的小飞这回守口如瓶，那两个钟头里发生了什么，没溅半点唾沫星子。这让人疑窦丛生。于是轮到混汤师傅王龙出场，作为开裆裤兄弟，他无疑是刺探军情的

最佳人选。果然，王龙用半瓶乙级大曲灌开了小飞的嘴巴。喝到得意忘形，小飞确认了一个事实：那人真是巍巍的双胞胎兄弟。

惊悚的是后面一句：“他们是刀美香被强奸后留下的孽种。”

小飞很快为酒后失言付出代价。刀美香，也就是巍巍的老娘。这个泼辣的傣族女人冲到联防队里，反手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据在场的人描绘，小飞的左脸当场浮出五个指印。待回过神来，刀美香已扬长而去。

被女人扇了耳光的小飞，揉着脸骂娘，并未追出去报仇。当然这也不奇怪，小飞怵的不是刀美香，而是巍巍。

巍巍名声很大，从南码头到艾镇，到更远些的三林塘，凡在道上混的，都知道有个南拳打得很好的巍巍。那一年，还是少年的巍巍加盟一场决战，两边摆开阵式，他“老卵”地向对方老大叫阵单挑。对方见他矮矬，嘴上汗毛还没变硬，不禁一片嘘笑。连下三遍战书，根本无人应战。

少年巍巍把香烟啐掉，站在一棵三人高的泡桐树前，把手心捻了捻，断喝一声，就成了鲁智深。但见脸色一紫，脚下的土松开了，泡桐被连根拔起。这恫吓等于战略核武器，让对手当场松了卵蛋。

巍巍的好身手被一地下赌场老板看中，将他招入麾下。不久，赌场间争抢客户，酿成一次火并。他的老板杀死了对方的老板，被判死刑。初二学生柳勐巍把一个倒霉蛋打得视

网膜脱落，视力从一点五退到零点二。这一仗奠定了崐崐的江湖地位，但也因致人重伤，进了松江泗泾的上海市少年管教所，成了少年犯。

刑期一年，被勒令退学。刀美香作为监护人，被法院判赔受害人一千七百元。这笔巨款她当然拿不出，柳道海借遍了邻居和同事才凑齐。

被释放后，崐崐像变了一个人，相比那些杀气腾腾的小蟊贼，他不再轻易出手。那么多年来，他越来越少露面，网罗了不少喽啰，幕后垂帘听政，成了一方绿林首领。

崐崐白天在港口机械厂当司炉工，这是柳道海帮他找的临时工。骑一辆永久牌“老坦克”，慢条斯理地踩着脚踏板。上身是厂里发的卡其布工装，下面套一条蓝色警裤。日头很毒的话，头颈里搭一条汗味很重的毛巾，脚趾夹着塑料拖鞋，往返于浦三路和浦东南路上。

他长了张圆脸，属于卦书上说的男生女相，体态呈现出与年龄不符的发福。对自己过早出现的肚腩，他轻描淡写道：“练阿拉这趟拳的，就是要长点肉。再讲，阿拉乔乔也没嫌弃我。”

乔乔在六里电影院斜对面开熟食店，自己的地盘冒出个熟食西施，崐崐当然要见识一下。才瞥了一眼，他就对跟班黑皮说：“这个女人对我胃口的。”

黑皮明白崐崐的言下之意，去买了两张电影票，塞进熟食店窗口：“崐崐今朝夜里请你看电影。”

看电影当然是个幌子，巍巍看见乔乔在身边坐下，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应该清爽，我约你出来就是想晒你。”

乔乔不吭声，巍巍开始说第二句话：“等一歇我先出去，电影院围墙后头等你，来不来随便你。”

二十分钟后，昏暗的角落里，巍巍如同翻一张报纸，掀开了乔乔的裙子。他的第三句话才道出了事情的实质：“你来不是因为欢喜我，是因为买我账。”

爱情就是在一瞬间发生的，巍巍解开女人的胸罩，从背后抄过去。前倾的乳房掉入他掌心。他粗暴地捏了一把，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。这是他所不熟悉的和过去那些平胸女人不一样的乳房。围墙下的乱草紧贴着他的光裸下肢，挨了一闷棍似的，身体一激灵，脱口而出：“碰到赤佬了。”

赤佬就是鬼，激灵就是把爬到身上的鬼给抖掉。这是刀美香告诉他的知识。刀美香有很多精灵古怪的知识。相比之下，柳道海就光知道踩缝纫机，好像除了把布裁开缝好之外，这个世界再与他无关。

刀美香在沪生活了那么多年，还是土里吧唧的云南口音。巍巍刚来上海也是满口土话，现在早已一口地道的浦东话了。

巍巍学名柳勐巍，不太识字的人就猜着读猛威，勐的读音对了，巍却差远了。刀美香说自己是西双版纳的公主，刀这个姓是明朝皇帝赐的，她的一位堂哥就是末代傣王，她娘家本是大土司，要不是共产党收复了滇南，废了土司和头

人，她今天还是个穿绫罗绸缎的贵妇人。

“怪都怪那个召存信，放着土司不做，硬把解放军带过澜沧江，结果傣王的八百年江山没了。”

少年柳勐崴对刀美香的身世将信将疑，去问柳道海：“姨娘讲的是真的哦？”柳道海一边给衣服开扣眼，一边不置可否：“讲是公主有点夸张，不过也不是一点不沾边。其实云南土司老多的，大土司就是军阀，有枪有武装，小土司就是养了几个打手的地主，有些更小的连地主都谈不上，农忙还要去地里做生活呢。”

柳勐崴打破砂锅问到底：“那个召存信为啥不当土司了？”

柳道海开始锁纽扣，他的手艺有口皆碑，特别是毛料裤子，可以提臀拔高，穿上的人没有不喜欢的。他更适合做裁缝，而不是毛手毛脚的司炉工。他那双铲煤的糙手冬天一到，冻疮就肿起来了，跟馒头似的，撑剪刀都困难，他就把两只手窝进袖口里，守在屋檐下孵太阳。

“召存信不是不想当土司，是怕被国民党杀了，投靠解放军后他当上了西双版纳最大的官，管的地盘比原来那片还大。”

有一天，刀美香把柳勐崴叫到跟前：“知道你为啥叫勐崴？我们傣人把土地叫勐，我外公，就是你的太外公叫刀崴罕，是很大很大的土司，你的崴就是从他那儿来的。”

崴崴道：“太外公是土司，所以你是公主？”

刀美香道：“小土司家的算不了公主，大土司家的可以算。你娘投了个公主的胎，却没公主的命，到你外公这一辈，已经没土司了。”

柳勳崴被少教所收容的前夜，刀美香把一枚银线圈套在他手腕上：“这是从曼春满寺求来的，逢凶化吉。”

这是母子俩关系转向亲密的时刻，可崴崴还是叫刀美香“姨娘”，恐怕是再也改不了口了。崴崴一直戴着银线圈，颜色黯淡了，用抹布狠狠擦一下，又变亮了。

此刻，它从崴崴手腕往下滑，硌在女人白晃晃的屁股上。椭圆状的月亮照着他的光腿，同样白晃晃的。崴崴把敞开的裤门从女人身上撇开。可来不及了，乔乔骂道：“要死，齁齁死了。”

提着裙子，脚步走得匆忙。一个把柄就此攥在她手上，在他们厮混在一起之后，如果要让崴崴吃瘪，她只需这样提个醒：“是啥人让我裙子吃了鼻涕？”

崴崴道：“怪你的奶，我一捏，开关就松掉了，不过马上我就扳回来了。”

乔乔当然不会忘记那个晚上。电影院围墙旁并没将戏演完，下半场就要拉开帷幔。她提着裙摆，手碰到了黏液，鱼腥的气味腻心死了。

她特意穿了新裙子，刚流行的方格子大下摆，走路时提着一小股风，露一截小腿，皮鞋带一点坡跟。

对崴崴她早有耳闻，其实不仅仅是耳闻，她早年见过

他。他们是浦东中学校友，她是学姐。读高一时，他入校不久，是卵毛还没长齐的初中生。算起来，她要大三届。扣除崑崙小学留过级，也比他大两岁。

崑崙那会儿乳臭未干，乔乔却已出落成大姑娘了。她算不上标准美人，五官还没长开，但发育良好的胸部已让她不自在，男生蹭她一下的现象开始出现。邀请她看电影、溜冰的人慢慢多起来。女生给她起了个绰号叫“大馒头”。她事实上成了新校花之一，只是凹凸有致的身段对崑崙这样的低年级男生来说，尚构不成诱惑罢了。

有幸第一个吃到“大馒头”的是小开。他是浦东中学隔壁六里蔬菜市场的推销员。六里公社有一百多个生产队，隔壁还有个严桥公社，都在这里交易蔬菜。每个生产队都派驻一个推销员。推销员是肥缺，上午在庄稼地干农活，吃过午饭就回家了，工分却比全天下地的农民高，一般是队长的心腹或亲戚。

六里蔬菜市场是蔬菜集散地，白天生产队将装在铁筐里的新鲜蔬菜送来，铁筐上注明哪家生产队。下午四五点，各家菜场的采购员开始在市场转悠，看中哪家的菜就和哪家的推销员谈。其实黑板上有当天指导价，但按照品质会略有浮动。比方洋山芋指导价五分钱一斤，会砍价的推销员可以提到六分钱。同样，会砍价的采购员也可以压到四分钱。当然业务员和推销员有了交情，也就不那么计较。毕竟，蔬菜是看天吃饭，有丰收也有歉收，谁都有朝南坐的时候。